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一二六回 試眾子頻施妙道 獨二翠得遇心魔

棄海隨父來至宮內，見得老母坐於龍牀，忙忙上前，雙膝跪下。左右宮女報與龍母曰：「老龍王已入宮矣！」遂扶龍母下榻拜接。龍王坐，龍母亦坐。坐已，詢曰：「龍宮近日有吾兒信音否？」龍王曰：「業已歸矣。」龍母曰：「吾兒歸來，在於何處？」龍王曰：「吾兒今跪在爾榻前。」龍母以手撫之，曰：「爾龍寶乎？當日三緘仙官來游海中，爾父將兒拜彼為師，娘原不喜。孰知兒尊父命，竟去投之。幾易春秋，未見吾兒蹤跡。朝日倚門盼望，淚墜弗知幾何，至於今春，其目瞽矣。兒何拋了父母，一去不返耶？」棄海曰：「孩兒自領父命，投師學道，原以學道為事，諒父母在宮，無有他虞。念念心心，只冀將道習成，度脫海內一切水族，不墜三途，以感上天，加吾父母之祿。故經年累月隨師步履，不暇歸之。」龍母曰：「為娘思兒，尚有爾兄爾妻，不見兒歸，常對娘身悲啼靡已。自茲已後，娘也不望吾兒修道成仙，就在宮中奉養為娘，承歡膝下。爾夫爾婦亦可朝夕團圓，庶免兩地睽違，情思不置。」棄海此際被龍母一席言語說得啞口無詞。宮女報之信龍公主，公主出，拜了翁姑，侍於龍母身側。龍母曰：「爾夫已歸矣，可去見之。」公主遂出簾外，瞥見棄海，蓮步輕移，走上前來，攜手而泣曰：「虧郎心忍久拋妻，誰識蘭房日夜啼？」棄海曰：「大道修成思度爾，他年團聚豈無期？」丈夫言罷，龍母命置酒宮中，以為團圓之賀。

將酒飲畢，龍母親送棄海至公主房內，復問之曰：「吾兒習道，究在何地？」棄海曰：「今在萬星臺耳。」龍母曰：「所習若何？」棄海曰：「承師指點，道以將成。」龍母曰：「野方外術，常以不正之道騙人，吾兒休為所迷。從此在家，父子夫婦團聚一堂，何等自在。況爾父年老，龍位讓與吾兒，即為一海龍君，即不煉修，終能為仙天上。切勿拋別父母妻子，仍去他處也。夜深矣，爾夫婦各自安宿，為娘亦將就寢矣。」言已出宮。

棄海同信龍公主送歸龍榻，將安請後，穩坐不動。龍母催促數次，棄海始出，向殿外而行。信龍公主一手扯著衣兒，問：「向何往？」棄海曰：「吾宿殿外，習道人斷絕塵緣，不敢不固子精耳。」公主曰：「想爾娶得妻歸，不上一載，即從師學道，遠去他方，拋妻一人，守著孤衾孤枕，每見吾家兄嫂夫唱婦隨，觸景傷情，淚已流盡，望夫不返，度日如年。今日雀報簷前，幸夫歸矣。以妾視之，不啻天上落一星子在妾掌中。胡為乎夫妻之情絲毫不講？是道廢人倫矣，烏得稱為大道哉？」棄海曰：「吾今日跋涉千里，身倦已極，故宿殿外。待至明夜，自歸蘭房。」公主曰：「夫言千里跋涉，即在蘭房安宿，妾豈別有以迷郎君耶？」言罷，緊牽其衣，擁入房內，將門下鎖。棄海無可為計，只得臥於榻間。公主媚獻百般，棄海心已欲亂。回想歷年學道，費盡辛苦，如其墜落，終為水族。主意已定，起身下榻，意欲拉鎖辟門而出。誰知公主赤著身體，拉定不放。棄海竭力一掙，魂歸其所。舉目詳視，尚在萬星臺講座下。棄海亦不知何故，咋舌而思曰：「幸未貪戀嬌妻，為師所斥。」三緘笑容可掬，曰：「爾心頗堅，可入蓬廬，再造爾道。」棄海轉歸廬內，謂三服曰：「吾今日在講道臺前，如何昏迷不醒？」三服曰：「吾亦如是。但不知師用何法兒以試吾輩？」棄海曰：「爾我既為師試，道兄道妹諒必皆然矣。」三服曰：「試言爾夢，與吾若何？」棄海曰：「吾至講道臺，未識師尊舉一什麼寶鏡，將吾一照，吾即人事不知。頃之忽蘇，睜目視去，汪洋一派，湧起波瀾。吾思萬星臺前後左右皆屬山也，水泉之地從何而來？細細視之，東海耳。因思東海係吾故址，不知父母近來身體尚康強否？於是飛身直入海中，龜相逐入龍宮，去見吾父。父攜吾手，哭啼不止。入見龍母，亦然。」三服曰：「爾見爾妻乎？」棄海曰：「何嘗未見？非吾道心堅定，幾被師尊妙法看破肝膽矣。爾又如何？」三服曰：「吾昏睡後，恍如白日晴天。暗計：『吾躬自煉道以還，春去夏來，秋盡冬至，幾經寒暑，從未涉水登山，今日暫且息肩，一為遊覽。』於是悠悠蕩蕩，任足所之，來到一處，似平日所住居者。周詳審視，乃當年稱王石穴。吾在門前偷覷，不知其內又誰為首。視之未久，內出野鬼數十，見吾而驚曰：『爾銅頭鬼王耶？』吾曰：『是矣。』野鬼遂各哭訴，自王離了此地，伊等無依，個個求吾再為之主。吾以大道為務，未曾應允。野鬼愈集愈伙，欲擁吾入。吾拋卻野鬼，抽身即走，忽然而蘇。蘇來，還跪在講道臺下。此必仙師試吾等道心堅與不堅也。」二人言談至此，同聲歎曰：「入得道門把道修，止言大道不難求；誰知此理深而奧，幻境坑中不易投。」言畢，將頭擺了幾下，仍躬跌坐，凝神靜氣，以煉內功。

輪到次日，三緘又登講道臺，傳翠華、翠蓋入臺聽道。二翠至，三緘持鏡一照，昏倒在地，魂出泥丸。見是地有山高聳，翠華謂翠蓋曰：「此山好似北風。」翠蓋曰：「北風山係吾等煉道所在，今既來此，不如登臨一望。」翠華曰：「可。」二人於是搭肩而升，細觀此山洞門高列，非北風，乃碧玉也。翠華曰：「吾等以為北風，不料又臨碧玉。想吾姊妹在此峰頭，常逞威風，群妖拱服。因椒、蜻二子刁弄起釁，兩相爭鬥，才得三緘仙師收為門徒。今舊歸來，雖洞府依然，而黃葉已滿，不禁有今昔之感矣。」言此，二人泫然者三。

正嗟歎間，小妖數十輩忽游洞外，見二翠道家裝束，驟未能辨，大聲吼曰：「爾是何方妖物，敢來此地窺吾仙姑洞府？」二翠曰：「爾仙姑何名？」小妖曰：「翠華、翠蓋是也。」翠華曰：「今向何往？」小妖曰：「出洞投師學道去矣！」翠蓋曰：「爾仙姑既然出洞煉道，為何洞府不掃潔，使彼白雲封鎖，黃葉迷離耶？」小妖曰：「自仙姑去後，誰敢入此洞中！」翠華曰：「爾等且上前來，視吾為誰。」群妖近前細視，視已而喜曰：「不知二位仙姑已回洞府。」於是拜了幾拜，將洞掃潔，請二翠入，忙在別洞整治肴饌，抬在此洞以奉之。二翠坐在席間，群妖勸飲懇懇，無異當年在洞光景。酒逾三盞，群妖笑曰：「仙姑既歸，吾輩有主，不畏他妖侵害矣。」二翠曰：「吾等雖歸，不過暫一遊玩，其實不能久住耳。」小妖聞得不能久住，齊齊墜淚，情若難捨。

席將終矣，洞外忽來二位仙子，道冠道服，面如白玉，似欲入洞者然。小妖上前阻曰：「吾洞內有仙姑在此，爾二道士休得入之。」道士曰：「爾洞仙姑，莫非翠姑、翠蓋乎？」小妖曰：「爾何知？」道士曰：「吾與爾仙姑原係道兄道妹耳。」小妖曰：「爾師何人？與吾仙姑稱為兄妹。」道士曰：「吾師非他，乃三緘仙官也。」小妖曰：「爾是三緘弟子，而今煉道何所？」道士曰：「吾師群弟子皆在萬星臺，獨將吾二人安置幻境洞中，今日閒遊，見此山嶺清氣蟠結，袖中默會，知二翠道妹在此，故來一晤，以問吾師近日傳道若何？」二翠聞言，確有可憑，遂請相見。行禮已畢，二翠復命小妖重整筵席，以款道士。小妖得命，將筵席辦妥。四人共飲。

二道曰：「道妹等常常親近師尊，大道諒已得矣。」二翠曰：「大道之得，惟二兄先之。但不知二兄係何道號？」二道曰：「道妹欲聆賤號，且聽吾言。」